

独家采访

程十发美术馆明天正式开馆,四展同揭幕,馆长施大畏对先行探馆的记者说——

希望这会是一座能够与世界自豪对话的美术馆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实习生 楼奕毅

作为“十三五”时期上海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历时三年筹备建设的程十发美术馆将于明天正式开馆。涵盖四大展览的“程十发艺术系列大展”将同时呈现,为申城这座全新的地标性美术馆揭幕。后天起,展览向公众免费开放。本报记者昨天独家探馆,先睹为快。

远远望去,程十发美术馆如同几个大小不一的“方盒子”堆叠交错,富于现代的几何感;黑白相间的外观,又恰是水墨与宣纸的颜色,俨然从建筑立面上绘就一幅中式画卷,也凸显出江南建筑的特点。融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第一印象,似乎预示着这座美术馆将助力传统艺术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处处渗透的现代理念,是对程十发创新精神的传承

“新建程十发美术馆实则是建立一个交流平台,一处崇尚文化、致敬大师,以及置放心灵的文化高地,能使中华海派艺术的馥郁更为传香,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美术馆馆长施大畏指出。在他看来,上海居中国开放性城市之首,这座城市需要有一位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领军人物,而程十发作为当代中国画坛海派艺术集大成者,当之无愧。

“这是一座现代而富于活力的美术馆,每个角落都有故事,都有对程十发先生创新精神的传承。”施大畏告诉记者,“造房子就像画画,费尽心思,总想把它做到最好。而当它建成,我们把它交给社会,让它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希望这会是一座能够与世界自豪对话的美术馆。”

美术馆门前沿建筑外立面特意设计的一汪水池,就藏着对于艺术大师的致敬。这汪水池的外围有着一圈下沉式的小溪,小河淌水,溪流环绕。“小河淌水”,可以说是程十发的一大艺术密码。在多次远赴云南采风过程中,程十发找到了适合自己表现的领域及相关手法。云南题材最终成就了程十发最具辨识度的艺术创作风貌,单名为《小河淌水》的画作他就创作过多幅。

一层出口处,施大畏为记者揭秘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由白色格子、足球以及箭头组成的一件“装置艺术”。程十发是足球迷,这件有着足球元素的作品像是一个抽象的人,张开手臂引导观众结束观展,也预示着程十发精神向未来的延伸。“这一抽象、当代的艺术表达,也是现代理念在展馆中的体现。相信观众能在这里感受到艺术的蓬勃生命力。记者留意到,就连馆内的文创衍生产品都“大开脑洞”。一本装在巴掌大小盒子里的周历,背后暗藏玄机。据了解,当随着时间流逝,周历被一页页撕去,最后呈现出来的竟然是程十发美术馆的建筑外观。

上海现有美术馆多达80余家,程十发美术馆还能为此座城市带来什么?上海中国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陈翔向记者坦言:

“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想一想。例如,美术馆依托于上海中国画院,该如何用好画院丰厚的艺术资源;上海的美术馆还缺些什么,我们该补上些什么;能够以什么样的公共教育活动,让老百姓乐意走进这座美术馆。”

以程十发个案为基石,展开海派艺术的广阔视野

涵盖四个展览、汇集200余件作品的“程十发艺术系列大展”,将同时为程十发美术馆揭幕。从中人们能够一窥海派艺术丰厚的家底,不懈的创新,以及这座美术馆勾勒的蓝图——成为展示、研究、推广海派艺术的重要平台。

一楼有着敞亮挑高层的一号展厅,全面展示了程十发书画艺术成就的“海上标程——程十发艺术大展·程十发作品、文献”。这个展览展出的78件作品,可以说集齐了程十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歌唱祖国的春天》《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布全世界》《丽人行》《赶集》《云南丽江边欢乐景象》《衣被天下之愿望》……程十发美术馆学术典藏部主任王欣告诉记者,上海中国画院原本有着丰富的程十发作品,此次展览还特别向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程十发艺术馆等多家艺术机构以及私人借来珍藏的程十发重要作品。“像是我们从中国美术馆借来的《丽人行》,这次应该是第一次出馆。”一些小品之作则给了人们别样的惊喜,比如程十发为搪瓷厂绘制的脸盆图案——1958年,程十发去上海久新搪瓷厂深入生活,并作搪瓷厂画稿图案设计,他将在云南考察时积累的少数民族绘画题材以图案的方式运用到日用品的设计当中。

由程十发个案而开启的不同艺术维度,分别借此外的三个开馆展加以呈现,它们也正是未来这座美术馆拓展开来的发展方向。

“海上标程——程十发艺术大展·程十发捐赠作品”从程十发珍藏且无偿捐赠给国家的百余件历代书画作品中精选出了40余件。元代王蒙的《修竹远山图》、明代唐寅的《红桥看花图》、清代罗聘的《驴背钟馗图》……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书画的精华,其实也是海派艺术的来时路——程十发的这些收藏都是他研习艺术的参考资料。

“星光璀璨——程十发和画师们艺术文献展”以上海中国画院众多画师的代表作和文献,连续出灿烂的海派艺术家星河。吴湖帆、刘海粟、贺天健、陆俨少、来楚生、唐云、丰子恺、吴青霞、江寒汀、朱记瞻……这一串名字可谓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半壁江山。

“灿若晨星——林风眠特展”呈现与程十发同为海派美术名家的林风眠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这是难得一见的林风眠特展,共汇集林风眠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创作的40幅作品。围绕单个海派美术名家的特展今后将持续推出。

“未来我们还想建立起海派艺术与现代国际艺术潮流的比较视野,想将对上海以及中国美术发展有所启迪的世界艺术作品介绍进来。”施大畏透露。



▲将于明天开馆的程十发美术馆外景。(程十发美术馆供图)

相关链接

关于程十发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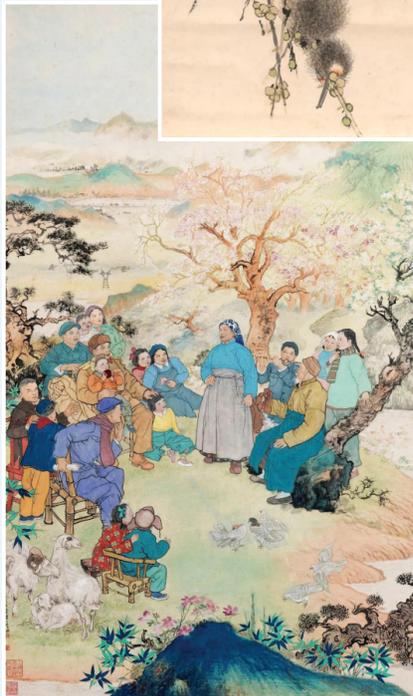
程十发美术馆位于虹桥路1398号,总建筑面积11500平方米,上海中国画院为其建设和运营主体。这座美术馆以海派艺术大师——程十发先生名字命名。程十发不仅自身有着卓越的艺术成就——他曾长期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以独具时代性、民族性的创作风格而影响深远;程十发的精神和胸怀也与上海“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相吻合——他晚年以“精艺报国”的无私情怀将珍藏一生的122件历代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程十发1973年作品《赶集》。(除署名外均上海中国画院供图)

程十发美术馆将承担起海派美术传承发展的文化职责——以程十发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海派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沿革为纵脉、程十发先生与现当代国际艺术潮流的比较为连横,致力于研究和展示海派书画及篆刻作品等,同时涵盖对上海美术发展有裨益的中国以及世界艺术作品。

▼程十发曾珍藏的清代虚谷《梅月松鼠图》,即将现身程十发美术馆。



▲程十发1957年作品《歌唱祖国的春天》。

《被涂污的鸟》:在叙述中寻回身份

从电影重返作家科辛斯基的争议代表作

■本报记者 柳青

波兰作家科辛斯基的小说《被涂污的鸟》,被一个捷克导演拍成电影,入围今年的威尼斯影展。这两天,这部电影随欧盟影展在中国的七个城市巡回放映。时至今日,不会再有人措辞激烈地指责作者科辛斯基“凭着自诩所受的一切苦难把世人当垃圾”,或口诛笔伐这个故事“充斥着对野蛮民俗的猎奇式描写”。事实上,电影的公映和原作的再版所掀起的声浪都是如此有限,很难让今天的观众和读者想象《被涂污的鸟》曾是毁誉交织的现象级畅销书。

科辛斯基生于1933年,逃过集中营、千方百计从战争中活下来,又在盛年侥幸错过“曼森惨案”的他,在1991年自行结束了生命。如果他活到今天,很可能对电影《被涂污的鸟》是失望的。这是科辛斯基的悲哀,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的写作无法有效反击他泛舟日内瓦湖上时身体会到的身陷孤岛的绝望和痛苦;每个人掌握的“事实”是不同的,人间的悲苦无法沟通。一个九死一生从寒夜中回来的幸存者,能争取到的只是“讲述”的权利,在“讲述”中寻回自己的身份,仅此而已。

“小说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呈现世间百态”

时间拨到1957年,科辛斯基24岁时,以“青年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达纽约。他相信,既然能在九岁的时候在维斯瓦河沿岸的山村里东躲西藏地活下来,就不奇怪一无所有的他能在纽约依靠打零工糊口,并且读出了博士学位。他长相俊俏,机灵会变通,很招女人喜欢,很快,他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可以衣食无忧地写政治学领域的非虚构作品。



《被涂污的鸟》书影(上图)及改编电影剧照(左图)。(均资料图片)

然而,就在1963年,他的有钱太太病重,随时会死,他即将失去生活的保障。忧心忡忡的他陪太太到瑞士疗养,在富丽堂皇的水疗酒店里,他遇到了一群赶在二战爆发前从东欧移民到瑞士的犹太富人。科辛斯基偶然和他们闲聊,他震惊地发现,“从1939年到1945年,100万人死于军事行动,550万人遭遇种族灭绝,其中超过300万是犹太人,这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不满16岁。”这些惨烈的事实近在咫尺的亡者看来,只是几个数字的组合,“我知道的真实状况比最荒诞的幻想更残忍。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但他们始终相信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关于集中营的报道是记者添油加醋小题大做。”

战争爆发时,父母为了让科辛斯基逃过集中营,把他托付给一个朋友。然而父母的朋友背叛了他,把他抛弃在乡野。他和父母分别承受无数劫难,活下来却发现:幸存者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对世界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是无

法沟通的。

这趟瑞士之行成为科辛斯基写作的转折点。《被涂污的鸟》里当然会有他本人的部分经历,但这不是回忆录或自传式写作,这不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纪实写作——否则科辛斯基只要继续之前的非虚构写作就行。从政治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转向虚构的小说,科辛斯基的意志是明确的:“我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小说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呈现世间百态。”

这部作品的精神根源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典《鸟》

《被涂污的鸟》这个名字的字面来源是东欧民俗,是当地农民喜欢的一种残忍的娱乐活动:逮住一只鸟,把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把它放回鸟群,这只被涂色的鸟

会被同类视为有威胁的异端,被攻击致死。

当年科辛斯基遭遇的评判就是集中于“津津乐道于东欧农村的愚昧风俗”,农民们贫穷、狡猾、自私且不择手段。当绝大多数“幸存者文学”把悲剧归咎于一个邪恶的领袖和一整套严密设计的杀人系统时,科辛斯基笔下的“集中营和战场之外的普通人无意识的恶”,冒犯了很多。但问题在于,把这个文本当作有着固定时代背景的小说看待,是降维式阅读——这不是对不同群体的善恶作三六九等的评估。

《被涂污的鸟》中重要的是“鸟”的意象,它真正的精神根源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鸟》。阿里斯托芬让他的主角们生活在“一片悠闲自在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剧作家利用“鸟”的象征,无拘无束地写他所在时代的真实事件与人物,又超越了历史写作的限制,让作品进入神话的境地。科辛斯基视阿里斯托芬为偶像,他追随剧作家的写作境界——创造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寻找恰好的个案和普遍意义的统一,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

30岁的科辛斯基不会回到九岁的困境中,没有人能在成年以后重返人生中最敏感的时段,所有的“童年往事”本质都是被再创造的。在科辛斯基的笔下,那个九岁的男孩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任何人,他和阿里斯托芬的“鸟”一样,是关于人的象征——处于最脆弱状态的人,遭遇了最可怕目的社会,生存的本质是一场漫长的、不平等的对抗。

“每个人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变身为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来自集中营幸存者的这段话极大地刺激了科辛斯基的写作,在小说中,他创造了一个有着明白隐喻色彩的段落:孩子和父母劫后重逢,孩子在看到父亲手上一串集中营数字的时候决定和解,已经无法说话的他在车窗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被涂污的鸟》考察的不是伤痕和苦难,它是对更广义的“暴力”这种语言的反思,当这种语言制造无休止的痛苦和绝望以后,在“失语”中幸存下来的“数字”们,怎样找回“叙述”的权利。

海外观点

■本报记者 王筱雨

走进虚拟的沉浸式档案馆什么感觉?爱尔兰人或许可以抢先拥有这种体验。名为“超越2022”的项目将带来一座三维虚拟档案馆,不仅可以检索资料查询信息,还可以“身临其境”进入档案室参观。

建立虚拟档案馆的创意,最初是为了恢复近百年前毁坏的一批档案。1922年6月30日,位于都柏林的爱尔兰公共档案办公室因地下室弹药爆炸,导致办公室内存放的大量珍贵档案,包括可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材料烧毁。爱尔兰公共档案办公室曾是一座高六层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在爱尔兰内战期间,建筑地下室被用来储存地雷和弹药。

由都柏林三一大学牵头,联合爱尔兰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北爱尔兰公共档案办公室发起的“超越2022”项目,将上线1922年火灾造成的损失和幸存品清单、数字化图像等,在大火过后的百年,通过虚拟档案馆这一形式,将那段一度消失的记忆面向所有人敞开。

“这寻回了爱尔兰历史里遗失的一则重要篇章。”爱尔兰总理瓦拉达卡表示,通过重现七个世纪的历史、家族和行政记录,人们也将对爱尔兰的过去有更多的认识。

档案馆所藏资料时间跨度和内容范围极为宽广,不仅记录了爱尔兰几个世纪以来的纳税记录、法律颁布、议会诞生等国家大事,还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地图、教区登记册以及城镇事宜。

项目运作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并得到了官方250万欧元的资助。目前为止已有200卷手抄本分别在英国、美国、爱尔兰等地进行了电子化扫描和处理,这些手抄本将有助于恢复部分受损的爱尔兰档案。预计最终将有超过5000万字的材料得以复原。项目负责人彼得·克鲁克斯介绍,项目结合了虚拟现实和大数据技术,通过运用3D数字技术重现建筑原貌。三一学院詹姆斯·劳勒博士曾表示:“该项目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突破令人兴奋,此类沉浸式的档案馆让我们把物理与数字化技术结合起来,将对人们在虚拟现实体验中的搜索、互动和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爱尔兰通过高科技手段复原珍贵档案 虚拟现实技术“寻回”历史记忆